

一个不得不生的社会里，一个不够出色的BBS，有其独到之处，就是让人感到「懒得跟你们说话」。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这些文章就是一条爱嘘嘘的狗的旅途。这条狗就是我，每当见到一块不喜欢的石碑，它就抬起后腿冲它撒尿。这一路上它尿了好多块巍峨岸然的石碑，为首的有四块，第一块是「威胁自由的一切」，第二块是「投机主义」，第三块是「工具理性」，第四块是「没教养」。讨厌的石碑多如牛毛，只是由于秉性，它最厌恶这四块罢了。

李海鹏／著

2010年《GQ》中文版 Men of the Year 年度专栏作家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读作

「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

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20克教养顶得上5吨白痴皮包。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

在豆瓣网，我参加了「搞笑新闻搜集小组」，也参加了「悲惨新闻搜集组」，我发现两边儿的新闻其实差不多。

教养和心性是两回事，会读海德格尔或者会读海德格尔之外语的漂亮白痴多着呢。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

我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

我觉得，非政治意涵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

一个不够出色的社会与一个不够出色的BBS，有共通之处，就是让人感到「懒得跟你们说话」。

我忘了，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

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20克教养顶得上5吨白痴皮包。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我在豆瓣网，我参加了「搞笑新闻搜集小组」，也参加了「悲惨新闻搜集组」，我发现两边儿的新闻其实差不多。

教养和心性是两回事，会读海德格尔或者会读海德格尔之外语的漂亮白痴多着呢。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

我忘了，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

我觉得，非政治意涵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

我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

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20克教养顶得上5吨白痴皮包。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

我忘了，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

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

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20克教养顶得上5吨白痴皮包。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

我忘了，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祖在一号线 / 李海鹏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39-4543-4

L·1 佛… H·1 李… III. 1 杂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1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9964 号

佛祖在一号线

著 者 李海鹏

责任编辑 崔 桢

策划监制 苏 静

特约编辑 洛 维

装帧设计 *typo design*

出版发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06 月第 1 版

2010 年 0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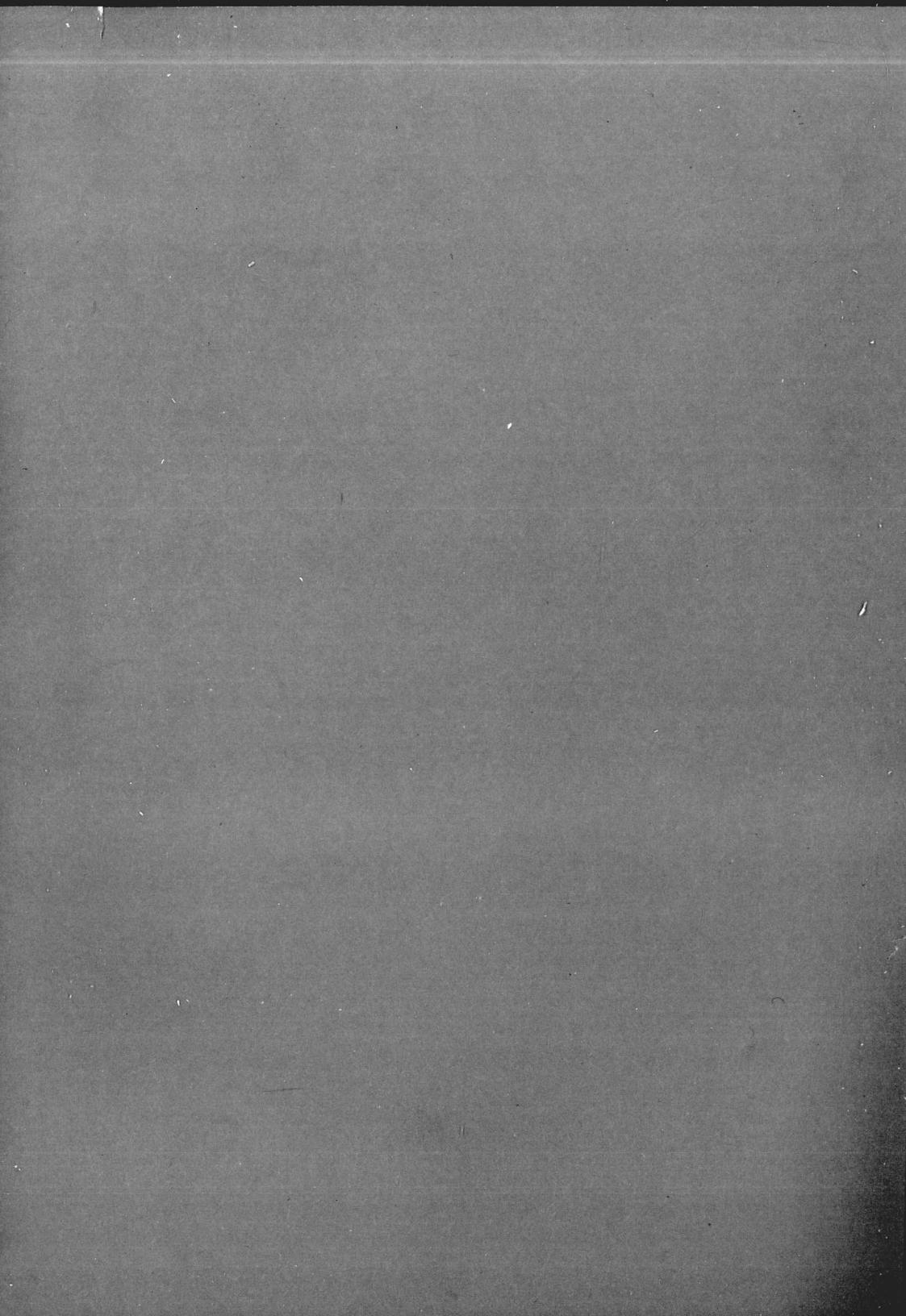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39-4543-4

定 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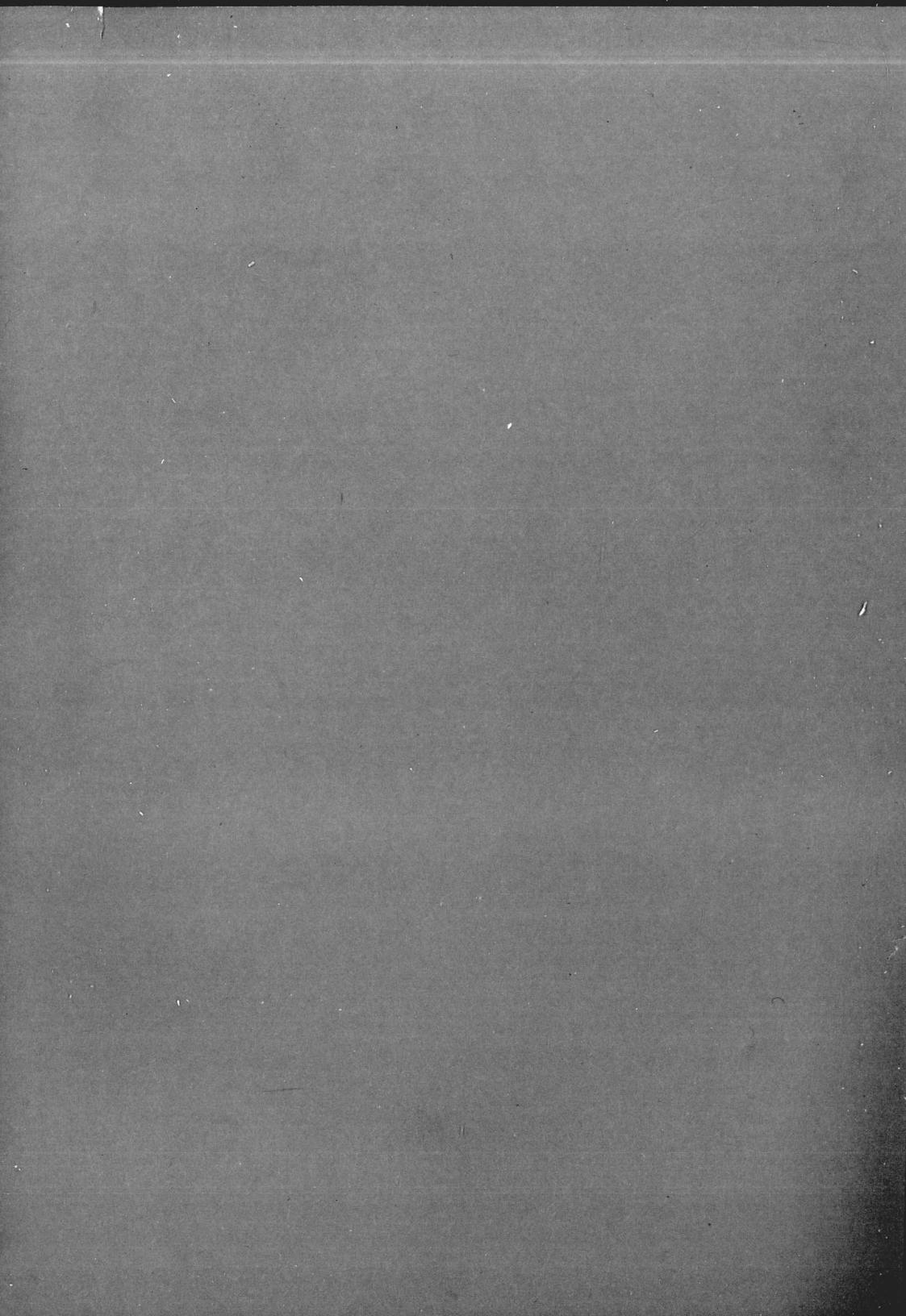
李海鹏 /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al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书画
之道
之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佛祖
在一
号
线

文治 07-061524

www.wenzhibooks.com

wenzhi is an independently-operated brand funded
by Xiron Books Publishing Company

1267.1

541

佛祖在一线
佛祖在一线

李海鹏 /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序 换个姿势做天才 14

第一部分

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	20
人性的因素	23
吾父凯利班	25
伟大事业由始至终	28
实迷途其未远	30
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樵	33
上等人和下等人	35
猪膝骨与民主制度	38
不仁而得天下者	41
佛祖在一号线	43
坎坷邦里的怪叔叔	45
历史的愁容	48
关于脏钱的一切	50
平庸无奇的世界	52
梦想家能做点儿什么	55
万里波将金村游历	57

罡风吹散了热爱	59
不能免于恐惧	62
独一无二的故事	64
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过	67

第二部分

台风	72
秋水	74
果园	77
怀抱	80

第三部分

跟拿葱的大婶谈文学	84
硬币重于扑满	86
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	89
诗歌轶事	91
想一想，不也很好吗	93
骑猪走天涯	96
且睡且跑	98
如果自由都是遗憾的	101

去日本见贤思齐（一）	103
去日本见贤思齐（二）	105
去日本见贤思齐（三）	107
去日本见贤思齐（四）	109

第四部分

秋裤传奇	112
一笑倾城	114
小神蒙巴第	116
帅哥都是小甲鱼	119
永失我爱	121
美人卷珠帘	123
不会为你改变我的样子	125
范式的独裁	127
梦幻启蒙	129
无水之城	131
说点什么	133
沃伦式新闻	135
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136
在细碎的历史中飞行	140

第五部分

墙角见吧，无尾犬	144
晚餐杀手	146
冷火	148
考大学记	152
自尊其来有自	155
聪明栓剂	157
在云顶观想星球	159
凡夫俗子玩个球	162
The Special One	164
宝宝爬行大赛	166
反智不如淫邪	169
豆子心中凄凉	171
卢瑟与御姐	174
失真的世界	176
因循不觉韶光换	178
不能直呼此物之名	181
十分钟忆往	183
亦将有感于斯文	185
后记 用一根针挖井	188

序

换个姿势做天才

伊险峰（第一财经周刊执行主编）

2007年年底，筹备《第一财经周刊》的时候，我邀请海鹏加盟。有那么几天他似乎动了一点心思，我还跑了一趟他家去游说，当然最后依惯例，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作为折中方案，他答应给我开一个专栏，两年多下来，大概有五十多篇，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都来自于这个专栏。

专栏名字开始叫“公司人”，写了大半年，有读者抗议，这专栏跟公司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改名叫“涂鸦”，取了个很正式的英文名字“critique”。涂鸦，是我的主意，在我看来，这个行为对权威和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味道，与主流保持着很好的距离，更关键的是它很快活，很自由。

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是有海鹏在写。海鹏把自己写的这些文章定位为“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他很谦逊地说：“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但我是一个编辑，我知

道找到一个睿智、幽默的专栏作家可能并不会太难，但是找到一个能如此尊重并且理解汉语，还能优雅运用的人基本上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请海鹏给《第一财经周刊》写专栏，可能是我在这本杂志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这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

就像有海鹏这个朋友，也应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事件吧？我加入了豆瓣上的“李海鹏小组”，看到他那么受人喜爱，作为朋友，我免不了有的时候也要沾沾自喜一下。

认识海鹏，是在 1994 年世界杯的时候。有报纸约我们写球评，那个时候他大三，我已经毕业。此前知道这个人，是个“写诗的”——在海鹏经常以 L 大名之的辽宁大学，诗人就是这么被称呼的。这很显然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称呼，再加上他的瘦和白透着的那股神经质的劲头，他应该不那么招人待见，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

熟悉起来是在 1996 年，我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欧洲杯。忘了是哪个人看好动漫产业的未来，海鹏、我还有浪打郎（本名是张恩超，现在是“榕树下”网站的总裁）决定一起做个动漫的脚本，主人公叫小派，是一个不那么喜欢被管理的蜡笔小新一样的小男孩，最后他飞了起来——我们满脑子都是各种卡通的画面，一个自由的、犀利的、有着幽默感的孩子在天上飞。

那个存在一台破电脑里的脚本再也找不到了。我想最后那个画面让我和海鹏都记忆深刻，应该是 2001 年吧，海鹏写《做天才》，这一次飞起来的是浪打郎，“只见在 10 月的